



C2012044021

牛
著
e a week
ty:

哲学课 每周二堂

每周一堂哲学课，

就是每周设定一个哲学情景，

每周阅读一个哲学故事。

这些情景和故事，

就像一架架进入哲学的后楼梯，

引导我们思考人生的意义，

热爱本真的智慧，

体验思辨的乐趣……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每周一堂哲学课

祝和军 著

Philosophy:
one course a week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C201204402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每周一堂哲学课/祝和军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3

ISBN 978-7-308-09696-6

I. ①每… II. ①祝… III. ①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B-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4035 号

每周一堂哲学课

祝和军 著

责任编辑 陈丽霞

文字编辑 殷 尧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编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17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696-6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 88925591

序 言

哲学在悟,而不在学。但是,“悟”不可能凭空产生,而是需要机缘,需要抓手。比如,老子的《道德经》,虽然洋洋洒洒说了五千言,但初学者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只能在人生的某一个特定的时刻或者场合参透里面的奥秘。这个特定的时刻,或者特定的场合,就是我所说的“机缘”。

对于哲学的普及而言,则需要人为地制造机缘。没有这种机缘,我们就无法“上道”。正因为此,庄子作为老子的继承人,一改老子艰涩晦深的行文方式,开始娓娓道来地讲故事、说寓言。这些故事和寓言,就是在给我们提供“机缘”。通过它们,借助它们,我们才得以“悟道”。正因为此,庄子比老子更受大家欢迎,因为他似乎离我们更近,不像老子,好像悬在半空,只有高智商的人才能彻悟。

从这个意义上讲,“格物致知”似乎比“坐而论道”更便于操作。坐而论道是空对空,思维跳跃,突发奇语,让人难以捉摸。比如,王阳明说:“我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我心。”这话听起来豪迈,看起来潇

洒,但却不好理解:人的心怎么成了宇宙了?相反,宋儒朱熹却让我们去“即物穷理”,即从日常的生活入手,上升到对“道”的体悟。孔子早就说过:“六艺治于一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六艺就是六个专业。你学啥都行,只要学好了,玩转了,都能上升为对“道”的领悟。庄子笔下的庖丁,不过是一个杀猪宰牛的屠夫,但就是在这种极为平常的职业中,他理解了“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以无间入有间”的至理。

但是,机缘仅仅是一个抓手,我们要做的是借力爬上去,而不是把这个机缘当成全部。格物致知。格物就是机缘,但是你不能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而是要做到“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是科学认知的态度,只能形成今天意义上的物理学,相对于哲学是格格不入的。后来的王阳明,为了反驳宋明的理学,也跑到竹林里去“格物”——砍竹子。可是他砍了七天,也没有发现其中的奥秘。原因很简单:他眼中的“格物”仅仅是“格物”,所以无法“致知”。看来,知识并不是越多越好,最为关键的是要向智慧转化,从而能够一通百通,知人知天,出神入化,无所而不能。

维特根斯坦说:哲学就是一个梯子,它将引导着你进入到“不可言说”的境界。而一旦到达这个境界,就必须一脚把梯子踢开。庄子也说,要得意而忘言。语言是“得意”的机缘,但你不能纠缠于语言。后来的禅宗主张“不立文字”,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公案”引导参禅者入境,就是担心参禅者会被语言引入歧途。但是,庄子的寓言仅是寓言,禅宗的公案只是公案,如果我们仅仅是当故事讲,当笑话听,也就进入不了哲学。

有些读者朋友经常给我写信,希望我能了解一下他们的哲学。当然,这些朋友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哲学史,他们的哲学仅是凭自己理解所引发的一些所感所想。应该承认,他们对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也应该承认,他们并没有真正地进入哲学。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进入哲学的机缘。我认为,今天学习哲学、普及哲学,机缘仍然需要到哲学史中去寻找。

离开了哲学史,我们真的很难进入哲学。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知识分化的年代,哲学还是需要当做一门知识来了解的,尽管哲学不是知识,尽管我极力反对把哲学当做一门知识来学习。

这本书,不是心灵鸡汤式的励志书,尽管那类书籍在书店里也被安放在哲学类的书架。当然,这也不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它试图游走在玄虚和媚俗之间,搭起一架日常生活—哲学史—哲学的梯子,以便更多的读者能够进入哲学,深入地理解哲学。

是为序。

目 录

序 言

一 哲学与哲学家

第01课 实验室里的思考 // 3

第02课 一指禅 // 7

第03课 没有打开的镜头盖 // 11

第04课 船夫的优势 // 15

第05课 沉重的肉身 // 20

第06课 囚徒的困境 // 24

第07课 伪哲人与假道学 // 28

二 思辨与诡辩

第08课 海伦的困难 // 35

第09课 形而上的鸡 // 39

第10课 只动手指头的哲学家 // 44

第11课 自相矛盾 // 48

第12课 合同异之辩 // 52

第13课 两可之说 // 56

第14课 鱼儿的快乐 // 60

第15课 语言的游戏 // 64

三 有限与无限

- 第16课 被发现的黑天鹅 // 71
- 第17课 得意而忘言 // 75
- 第18课 禅师的模样 // 79
- 第19课 苏格拉底的对话 // 83
- 第20课 仁者心动 // 89
- 第21课 性与天道 // 92
- 第22课 道在粪便里 // 97

四 唯物与唯心

- 第23课 人是万物的尺度 // 103
- 第24课 测不准原理 // 108
- 第25课 存在即被感知 // 112
- 第26课 至大与至小 // 117
- 第27课 一个天文数字 // 121
- 第28课 形神之辩 // 125
- 第29课 我思故我在 // 129

五 科学与技术

- 第30课 泰勒斯的传说 // 137
- 第31课 勾股定理的发现 // 142
- 第32课 毕达哥拉斯学派 // 146
- 第33课 哲学是神学的婢女 // 151
- 第34课 泛滥的信息 // 155
- 第35课 机械与机心 // 158
- 第36课 技术的座架 // 162
- 第37课 天籁之音 // 167

六 知识与智慧

- 第38课 知识的圆圈 // 173
- 第39课 为学日久,为道日损 // 177
- 第40课 阴阳不测谓之神 // 182
- 第41课 极高明而道中庸 // 187
- 第42课 反者道之动 // 191
- 第43课 本本与教条 // 195
- 第44课 治大国若烹小鲜 // 199

七 快乐与幸福

- 第45课 无法追问的问题 // 207
- 第46课 能思考的芦苇 // 211
- 第47课 斯芬克斯之谜 // 216
- 第48课 叔本华的钟摆 // 220
- 第49课 孔颜乐处 // 225
- 第50课 乘物以游心 // 229
- 第51课 平常心是道 // 233
- 第52课 我是谁 // 237

—

哲学与哲学家

第01课 实验室里的思考

【哲学情景】

一天，化学教授带领他的学生们来到实验室，向他们展示了一个人身体的物质。这些东西被装在一排贴着标签、排列整齐的密封瓶子里。——“这是从前一个名字叫约翰·史密斯的人的全部物质。”教授说。于是，学生们记下了玻璃瓶上的标签：

能够装满一只10加仑圆桶的水；

可做7块肥皂的脂肪；

可做9000支铅笔的碳；

可做2000根火柴的磷；

可打两支钉子的铁；

能够刷一个鸡窝的石灰；

少量的镁和硫磺。

“这一切都是相当有趣的”，一个学生做完笔记后说，“但是，约翰·史密斯先生在哪里呢？”

教授微微一笑：“回答这个问题是哲学家的事。”

【哲理探微】

什么是哲学？哲学研究些什么？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哲学，如果你对哲学还是一头雾水，就请读一读上面这个小故事吧！如果你在读完以后能够有所思考，恭喜你，你已经进入哲学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科学研究的是事物的本质。科学的任务就是让我们透过表象看到本质。水向低处流，就是表象，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而科学则要回答“水为什么向低处流”，告诉我们表象背后的原因和规律。如果哲学勉强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的话，它也应该是研究“本质”的学问。

那么，哲学研究的“本质”是什么呢？它是否也可以像其他科学那样通过分析、研究表象获得？它是否与外在的表象有着内外相合的对应关系？物理学家可以通过研究各式各样的运动总结出运动的规律；化学家可以通过反复的实验总结出分子、原子的结构和组合方式。那么，哲学呢？哲学如何获取自己的研究对象？

在这里，我们的经验好像无法给我们提供帮助。科学一般都要借助常识，而常识恰恰是哲学的天敌。你越是依靠自己的眼睛，越是无法进入哲学。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那个小故事。约翰·史密斯先生在哪里呢？他从婴儿到儿童，从儿童到少年，从少年到中年，从中年到老年，容貌、体形、性格、气质都在发生着变化。但是，史密斯先生还是史密斯先生，而不是其他任何人。他是独一无二的，不能复制的。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让史密斯先生成为了史密斯先生？换句话说，史密斯先生的本质是什么呢？是水吗？不是。是脂肪吗？也不是。当然，它也不可能是碳、磷、铁、石灰和硫磺。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到底什么能完完全全代表约翰·史密斯先生？

这样的例子，我们在生活中还会遇到很多。比如，我们每天都在吃水果，但我们谁也没有见过“水果”，我们仅仅见过苹果、梨、葡萄……西方中世纪有个哲学家叫奥康。他就认为，我们人类创造出了很多根本不存

在的东西,而后又被这些东西束缚住了。比如上面这个例子,我们仅仅有“苹果”、“梨”、“葡萄”这些概念就够了,根本不需要再在这些概念之上搞“水果”这么个概念出来。因为现实世界中根本就没有一个东西与这个概念相对应。比如你说:“我想吃个苹果”。别人可能就会给你拿一个苹果过来。但是,如果你说:“我想吃个水果”,估计别人就不知道你要吃什么。所以奥康认为,像“水果”这样的概念,就应该在词典里删除,免得制造一些麻烦。他的这个观点,就是哲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奥康的剃刀”。

再比如,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儿。你如果问他:耳朵在哪里啊?他会用手指指自己的耳朵;你再问他:鼻子在哪里啊?他就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其他的,比如眼睛、嘴巴,他都能一一对应起来。但是,你如果问他:你的头在哪里啊?这个时候,麻烦就来了。小孩子可能会一脸茫然,小手不知道向什么地方指了。因为他不知道哪个部位能够完整地代表自己的头。一般在这个时候,妈妈就会走过来,用手指指他的大脑门,说:“宝宝,你的头在这里。”久而久之,小孩子就明白了。他的头就是额头。

那么,我们要问:这位妈妈的回答正确吗?显然不正确。额头仅是头的一部分,无法代表头的全部。如果额头能代表头,头部的其他部分,比如眼睛、耳朵、嘴巴、鼻子,完全也能代表头。而实际上,当我们问及一个整体的时候,我们拿部分来说事显然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全面的。这里的尴尬在于:部分似乎都能代表整体,但似乎又都不能代表整体。以此来思考哲学,此路不通。

一旦沿着这个思路前行,我们就会大伤脑筋。我们的惯性思维告诉我们,总有一个东西能够让我们清楚明白地判定史密斯先生就是史密斯先生,而不是其他人。但是,我们用眼睛却看不见这个东西。唯一的办法就是:闭着眼睛,仅靠脑子去想。所以说,哲学就是一门抽象的学问,唯有靠理智的思辨才能进入。

还是那位教授说得好,回答这个问题是哲学家的事情。

【链接阅读】

“哲学”这个词最早出自希腊文的φιλοσοφο(philosophia)。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即“philo-”(喜爱)和“sophia”(智慧)。所谓“哲学”,它的原初意思就是“爱智慧”或者“对智慧的爱”。顾名思义,哲学家,就是那些热爱智慧的人。

据说,最早使用“philosophia”(哲学)和“philosopher”(哲学家)这两个词的是毕达哥拉斯。拉尔修在《明哲言行录》中记载说:当弗里阿西亚的僭主勒翁问毕达哥拉斯是什么样的人时,他回答说:“一个philosopher。”他说,在生活中,一些奴性的人生来就是名利的猎手,而哲学家生来就是为了寻求真理。在这里,毕达哥拉斯显然是说:只有奴性的人才追求名利,而哲学家,则应该归到了自由人的行列。自由和真理,就是哲学和哲学家的代名词。

从严格意义上讲,哲学并不是一门知识。尽管我们很容易就能指出若干“哲学知识”,如哲学家们所说的那些东西,历史上的哲学思想等。但从根本上说,哲学是无法被当做一门知识来学习的。它既无法提供普遍而适用的规律和定理,也无法像其他知识那样严格界定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由此,哲学好像也无法进行定义和界定。有一个哲学家曾经自嘲地说:谁要想让哲学家出丑,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问他“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了。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一千个哲学家,估计就有一千个关于哲学的定义。

正因为此,中文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根本就没有设“哲学”这个条目。最新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没有设这个条目,只是在“西方哲学史”条目之下设了“哲学的本质”这样一个子目。它说道:“在各种各样的界说中,很难判定是否能找到某种共同的因素或为‘哲学’找到某种中心含义,以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全面的定义。不过,人们在这方面首先试图把‘哲学’定义为‘对各种人类经验的反思’或‘对人类最为关注的那些问题的理性的、方法论的和系统的思考’。”

据说,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去世后,有一个名叫安德罗尼柯的人承担起了为其整理和编纂遗著的工作。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研究过动植物、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著作更是浩如烟海。安德罗尼柯整理来整理去,在编纂完《物理学》之后,遇到了一个难题:下一部著作无以命名,因为它探讨的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之中。迫于无奈,安德罗尼柯只好给这部著作起了一个非常拙笨的书名——《物理学之后》。意思是说,这部著作是《物理学》后面的那部著作。再后来,这个词传到了中国,翻译家根据《易传·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句,将其翻译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即为哲学。

第02课 一指禅

【哲学情景】

在禅宗公案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一指禅”的故事。

据说唐朝末年,俱胝和尚向他的师父天龙和尚参问“怎样才是佛”,天龙和尚向他竖起一个指头,俱胝和尚当下大悟。此后,凡有向他参问的,他都只竖起一个指头,而说不别的。他在晚年总结说,自从悟透了天龙的一指禅,一生都受用不尽。

在俱胝和尚处,有一个做杂事的童子,他每次遇到人问事时,也总是竖起一个指头作回答。于是,有人告诉俱胝和尚说,您这里有一位童子也参透了佛法,凡有人提问题,他总与和尚您一样竖起一个指头。

有一天,俱胝和尚在袖子里藏了一把刀,把该童子叫来问道:听说你也参透了佛法,是吗?童子回答说:是的。俱胝又问:那你给我说说,怎样才是佛?童子果然竖起一个指头。俱胝乘其不备,挥刀将其手指砍掉。童

子痛得大叫而走。俱胝又把他叫回来,还是问他,怎样才是佛?童子又习惯性地举起手准备伸指头,但一看手指没有了,才豁然大悟。

【哲理探微】

随便砍掉人的指头是十分残忍的行为。但是,该童子的断指之痛正是他大彻大悟的机缘。在这里,俱胝和尚竖一指,童子也是竖一指,表面上看起来无甚差别,但两人对这个动作的理解和体悟却是天壤之别。俱胝是在经天龙和尚的指点后,有了自身的深切体验和觉悟,才以竖一指头来解答问学者的各种问题。而童子完全是形式上的模仿,根本没有自身体悟可言。因此,只有在被砍去手指,发现无指可举之后,这位童子才从自己这一痛彻心扉的切身体验中有了觉悟——偏执之处,佛性不显。

模仿仅仅是一门知识,而不是一种智慧。有智慧的人从来不会依葫芦画瓢。知识是可以学习的。如果我们对一门知识不熟悉或不精通,只要假以时日,肯定会有所了解。但真正难得到的是智慧。智慧是学不来的,唯有用心去体验和洞察,别无他法。而且,知识的积累无助于智慧的体察,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佛家的慧能禅师,大字不识一个,却能顿悟成佛,豁然开悟。而有的人念了一辈子经,读了一辈子书,皓首穷经,到最后也没有开悟。对此,冯友兰先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修行不是吃大饼,今天吃一点,明天吃一点,早晚能吃完。对智慧,只能“悟”,而不可“学”,别无他法。

黑格尔也曾经精辟地比喻道:“像某些动物,它们听见了音乐中的一切音调,但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谐和性,却没有通过它们的头脑。”他还说:“常有人将哲学这一门学问看得太轻易,他们虽从未致力于哲学,然而他们却可以高谈哲学,好像非常内行的样子……”这些人“高谈哲学”,当然也就如同动物听音乐一样,听见的仅仅是“音乐中的一切音调”,但却听不到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谐和性”。

通过“动物听音乐”的比喻,黑格尔告诉我们,哲学不是现成知识的